

保罗·霍尔特侦探小说



恶狼之夜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周杨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恶狼之夜

La Nuit Du Loup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周杨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狼之夜/ (法) 霍尔特著; 王琢 周杨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80225 - 882 - 2

I. 恶… II. ①霍… ②王… ③周…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6969 号

La Nuit Du Loup

by Paul HALTER

Copyright © PAUL HALTER ET LIBRAIRIE DES CHAMPS - ELYSEES, 2000

© PAUL HALTER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8 - 1979



恶狼之夜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周杨波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迷·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一版 201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82 - 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保罗·霍尔特 Paul Halter (1956—)

当代法国侦探小说作家，硕果仅存的坚持本格侦探小说创作的欧美作家，被誉为“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最后的捍卫者”。

霍尔特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省的阿格诺。一九八七年以《第四扇门》一书获得干邑侦探小说奖而正式出道。之后陆续创作以“阿兰·图威斯特博士”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及其他系列作品，代表作有《第七重解答》、《达特穆尔的恶魔》、《恶狼之夜》等。霍尔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不可能犯罪的正统解谜之作，以密室、不在场证明、足迹消失等核心诡计为卖点，凭借异想天开的构思、缜密的逻辑推导以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答征服了广大读者，成为当代欧美侦探小说作家中最为“古典”、“另类”的一位，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本格侦探小说的领军人物。

目录

- | | |
|-----|----------|
| 1 | 法文版序言 |
| 6 | 杀人的电梯 |
| 17 | 夜间跳舞的死尸 |
| 34 | 一次荒唐的约会 |
| 49 | 洛赫利女妖的召唤 |
| 63 | 卖花女郎 |
| 90 | 开膛手狂躁症 |
| 102 | 斧头 |
| 119 | 科涅克的谋杀案 |
| 154 | 恶狼之夜 |
| 168 | 令人憎恶的雪人 |
| 192 | 金色鬼魂 |

法文版序言

现实比小说更加出人意料？！不对，那纯粹是没有想象力的家伙编造出来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幸运的是，小说比现实更加荒诞离奇……

——亨利·贝克林，^①《失落的绞刑架》

约翰·迪克森·卡尔借助他笔下的一位侦探（他很喜爱的一位侦探）之口，向我们抛出了这段名言。颇有一些想象力的作家想要更上一层楼，他们便直接根据最荒诞的现实来构思小说。保罗·霍尔特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就是力证。在这本书中，很多故事都是受到真实事件的启发——那些真实的事件并不逊色于小说家们最离奇的构思。

^① 美国侦探作家约翰·迪克森·卡尔笔下的侦探。

一个凶手像幽灵一样在伦敦的夜色中游荡，他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谋杀妓女，而且一直逍遥法外。这个疯狂凶手的身份和动机一直不为人知，历史学家们把他封为“开膛手杰克”。这个令人发指的神秘凶手启发了保罗·霍尔特，他写下了《开膛手狂躁症》——这个名字被用来形容一种古怪而惊人的狂躁症：患者执著地研究那位变态杀手当年犯下的可怕罪行（顺便说一句，这位十九世纪末的变态杀手可以说是后世类似人物的鼻祖）。

被封闭的墓室，封条完好无损，但墓室里的棺材却被翻了个底朝天——这是真实的案例。一七五五年，在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斯坦顿家族的墓地遭到侵扰；一八二〇年，在安的列斯群岛，巴巴德女士有相同的遭遇；一八四四年，波罗的海的里加湾，阿恒斯伯格家族也是一样。这些好像是奇闻逸事，但都是绝对真实的故事。任何稍有才华的作家都能够据此写出一本小说。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跳舞的死尸》一文中，保罗·霍尔特展示了戴维德·西蒙斯的家族墓穴里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诡异故事：棺材被掀开了，死者进行狂欢！保罗·霍尔特应该是用这个故事向约翰·迪克森·卡尔和他的名作《燃烧的法庭》（*Chambre Ardente*）致敬。卡尔一直是他的精神导师。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保罗·霍尔特已经证明他不仅仅是卡尔的竞争者，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还有一些现实的事件是被歪曲、篡改了的，但是内容更丰富、更吸引人。我们的民俗故事中常见的神话故事和传奇故事——洛赫利女妖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海因里希·海涅把这个德国民间传说整理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女妖用动听的歌声迷惑水手，导致船只撞在礁石上。当然还有更恐怖的传说：人狼！人狼的传说太久远了，已经无从考究。也许只是远古时代的人看到了畸形的、被遗

弃的人，或者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保罗·霍尔特并没有浪费洛赫利女妖这个题材，他巧妙地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洛赫利女妖的召唤》。故事的背景就设置在下莱茵省——保罗·霍尔特的故乡。当这位作家想要讲述人狼的传说的时侯，他的版本更加令人惊奇。他竟然暂时放弃了惯常的人类视角。于是我们看到了非常出色，同时也非常恼人的《恶狼之夜》。

保罗·霍尔特还选择了更加特殊的题材——梦中预兆，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斧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被称为犯罪故事中的杰作。

《杀人的电梯》一文的背景也是真实的：在法国的勒阿弗尔市确实有一个绰号为“蒙特莫昂斯”的滚动电梯。那个电梯在一九二八年落成，长一百七十米，落差五十米，是欧洲同类型电梯中最大的，每小时能够运送五千人。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建筑，“蒙特莫昂斯”电梯在一九八四年停止使用。保罗·霍尔特灵机一动，以停用的电梯为背景，完成了一个新的挑战。（按照那句著名的套话：如果故事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有所雷同——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故去的——那纯属巧合）。请注意，作者在这个故事的字里行间已经给出了破案的所有线索，如果没有想出答案，那只能怪您自己！

《科涅克的谋杀案》是一个稍长的短篇，保罗·霍尔特的笔调相对轻松诙谐。他塑造了三个很有特色的人物：米歇尔·苏达德，一位退休的葡萄园主，“特异功能研究协会”的创始人菲利普·弗斯，绰号“魔法犯罪大师”，是个魔术高手，业余爱好是犯罪学；还有万桑·马诺医生，乡下的医生，收藏各种侦探小说，见识过各式各样的诡计。这一次也不例外，小说和现实沾边：这三个富有特色的人物几乎就是三位喜欢钻研推理文学的博学人士的翻版，他们

还合作写了一篇关于不可能犯罪目录学的论文……^①

当然了，保罗·霍尔特非常忠实于他的梦想和惯例，他把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他最喜爱的题材上面，也就是密室谋杀。在这本书的九个故事当中^②，至少有七个都是密室谋杀类的。但是这些密室谋杀的风格相差十万八千里：其中有最传统的类型（《科涅克的谋杀案》）；有凶手在雪地中行凶然后踏雪无痕离开现场的案子（《恶狼之夜》）；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受害者被神秘的子弹射中，但是周围根本没有人（《杀人的电梯》）……

这个出色的短篇集中所收录的故事是作者在十几年间陆续创作的，在此期间保罗·霍尔特出版了大量的长篇小说。这些成就再一次证明了作者在选材方面的宽阔视野和持久的写作激情。他的忠实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必然会非常了解保罗·霍尔特。他试图改编代表童年时代的神话故事，他们则会随同保罗·霍尔特的故事穿越魔镜，重新找回童年单纯而动人的乐趣；他们获得了一点儿特权，可以暂时摆脱“灰暗而阴森的成人世界”。

读者朋友们当然会在这本书中遇到阿兰·图威斯特博士——这还用说吗？“一位能够解开最复杂的谜题的魔术师”，而且从来没有失败过。读者当然还会读到欧文·伯恩斯对于艺术的评论，他是一位脾气古怪的唯美主义者，特别注重仪表。这位纨绔子弟的形象来自于奥斯卡·王尔德，同样的特立独行和富于魅力。这两位侦探都具有超人的推理能力，而且都非常慎重。他们不会轻易接手案子，

^① 保罗·霍尔特的读者们必然会注意到另外一个小戏法：文中提到了一本对于破案非常关键的书——《死神长着翅膀》，那本书的作者的姓氏中暗藏玄机。实际上，这位罗德·威柯斯曾经出现在保罗·霍尔特的第三本小说当中。《死神相邀》刚一开场的时候，侦探小说作家威柯斯就被谋杀了——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房门也是理所当然地反锁着。——原文注

^② 法文版中只包含九个故事。

除非“是特殊的案子，超出常理的谜团，换句话说，必须是最神秘的、最富有艺术性的犯罪”。在令人着迷的故事中，您会发现这两个人都由于本性而迷恋于已经消逝的东西，喜欢“古旧的环境，没有生机的世界，还沉睡在上个世纪的氛围里”。作者的最爱就是上个世纪的伦敦：“街道上跑着马车，街道两旁的路灯，四处弥漫的雾气，街边的小酒馆，衣着艳丽的女人，昏暗的街道……”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作者极其精妙的构思和稍显辛辣的风格，锦上添花的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黑色幽默。

我邀请您跟随这些善于揭开谜团的杰出人物，他们都能够为“最匪夷所思的案子和最神秘的犯罪”找到“非常合情合理的解释”。对于那些冒失的读者，我还有一个最后的提示：当您踏上作者所划定的路线的时候，您要当心了，保罗·霍尔特具有惊人的才能，还有非凡的说服力！您会发现，他有能力让您接受难以置信的说法和奇幻的故事，会让您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和最疯狂的解释。在《卖花女郎》中，他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毫不夸张且不知羞耻地……试图让您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

好了，别说我没有提醒您。

罗兰德·拉库布

(王琢 译)

杀人的电梯

“先生，您好像心事重重。”

胡塞尔转过身，看到说话的人正朝他走过来，满脸和善的笑容。这个人看起来五十多岁，一头长发梳理得很整齐，气质相当优雅，但是他的衣着已不算光鲜了。他的一只胳膊摆在胸前，悬在三角巾里。胡塞尔立刻做出了判断：这曾经是一个正派人，但是遭受了命运的打击，最后流落街头了；不过这个人还在尽力保持表面上的尊严，也许他在情感上的需求比在金钱上的需求更加强烈。

胡塞尔微微一笑，然后回答说：“我怎么可能不心事重重？要知道我站在一条杀人的隧道口……”

时值十月，在勒阿弗尔^①的蒙哥莫汉斯街上，两个人都沉默了几秒钟。死气沉沉的夜晚，只有风扫过街道的声音。

^① 法国西北部的港口城市。

“一条隧道……”新来的人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低声嘟囔着，“一条杀人的隧道？有这么古怪的隧道？”

“这个隧道里面有一个机械滚梯，就在那里面……”胡塞尔漫不经心地说道。他的眼睛越过了栅栏，落到了不远处的一扇木门上。在铁栅栏和木门之间有一段露天的通道。

“一个机械滚梯？啊！没错，上面写着呢，就在门的上方。”

“这是整个欧洲最长的滚梯，大概有两百米长。利用这个通道，居民只需要花五分钟就能到达城市中海拔较高的区域，如果不利用滚梯……您并不是附近的居民，对吗？”

“我不是本地人……我不住在这里。”

那个人说完之后就垂下了眼睛。他走到栅栏的跟前，站到了胡塞尔的身边。胡塞尔偷偷地打量着新来的人，心中涌起了一丝同情。很显然，这个人经常被迫在星光下露宿，而不是躺在舒适的床上。胡塞尔很想问问他的胳膊是怎么回事，但话到嘴边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

“这个滚梯曾经杀过人……”那个人用浅蓝色的眼睛看着胡塞尔，“我猜测，您的意思是……这里发生过意外事故？”

“不对，不是事故。滚梯用手枪杀死了三个人。”

“用手枪杀人？您肯定是在开玩笑！一个电梯不可能……”

“因为各种因素都证实凶手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人类，我们被迫得出了电梯杀人的结论……另外，德章老头曾经发出过警告。‘不要关闭滚梯，别这么做。’他不停地这么重复，‘它会实施报复，你们等着瞧吧……’可是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三个人死在了隧道里，我再强调一遍：他们遇害时的情形证明没有人为的因素。这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已经困扰我很多年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

在日落之后跑到这里来。我就站在这个栅栏跟前，试图找到一个答案……不过，我最好从头说起……也许您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不过，我要预先声明，我本性多疑。我并不相信城堡或者其他地方闹鬼的故事。”

“您很快就会明白的，事实胜于雄辩……在几年前，由于滚梯的收入不足以支付维修的成本，有人建议让滚梯停止运营。市政府的负责人给出了明确的停运日期，尽管滚梯的使用者们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市政府当然也没有理会德章古老头的警告。德章古是一个本地的茨冈人，曾经是一个预言家。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德章古向市政厅的人发出了警告，他在街上拦住相关的人，并且预言说如果他们坚持要关闭滚梯，它会实施报复。第一起谋杀就发生在德章古发出警告的那个星期，就在居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当时隧道里站满了人。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中了一名乘客的眉心——就在滚梯的中间位置。周围没有人看到有谁掏出武器，也没有看到任何人有可疑的动作。您不得不承认，这很古怪……隧道里的乘客都排好了队伍，站在移动的台阶上，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站在前面的人；他们的周围是水泥墙壁，毫无藏身之地。没有人看到任何异常之处，可是一个人被子弹打死了，就在滚梯的中间。几天之后，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一个新的受害者，遇害的情形几乎和前一个受害者一模一样。”

陌生人缓缓地摇头，嘴角上出现了一丝笑意。

“好吧，这确实很奇怪。但是，这还算不上是难解之谜，一个动作敏捷的人完全可以趁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请听听后续的故事。没过多久，德章古老头跑去警告贝尔塔德·查皮。贝尔塔德是本地一个富有的工业

家，甚至可以说是本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德章古警告说如果贝尔塔德胆敢去乘坐滚梯，他会步前两个不幸受害者的后尘。其实，贝尔塔德·查皮从来不乘坐那个滚梯。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无畏于任何挑战——正相反，他喜欢迎接挑战！顺便说一句，也正是这种精神帮助他创业，为他赢得了声誉。在滚梯关闭的前一天，为了表达他的不屑，贝尔塔德·查皮来到了隧道的门口……就在这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上。

“那是九月的一个午后，天空一片阴沉，当天上午下过几次暴雨。贝尔塔德·查皮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现了，也许是为了强调他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和他对于危险的轻蔑态度。不过，他还是带了几个随从，其中包括他的保镖马丁——一名退休的警察；他的妹夫皮埃尔·皮卡尔——他曾经是一名武术高手。警方当然也出现了，他们仔细地搜查了整个隧道，而且有两名警员在这里把守入口，另外两名警员在另一头把守出口。

“这是一条全封闭的通道，周围完全是水泥墙壁，就像是一根直径三米的大管子；隧道里的光线昏暗，脚下是移动的台阶——大概一平方米的面积，宽度和深度接近……您可以设想一下，怎么可能有人暗藏其中！

“十五点的时候，贝尔塔德·查皮和他的妻子走进了隧道，他的妹夫、保镖和两名警官陪同。所以说，当时隧道里只有他们六个人。他们分成了三组：皮埃尔·皮卡尔和一名警官站在同一个台阶上；十多米之后是贝尔塔德·查皮和妻子，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最后是马丁和另一名警官，和贝尔塔德·查皮之间也有十几米的距离。在行进到隧道中间位置的时候，枪声响了……在隧道里，枪声震耳欲聋，还有可怕的回声……贝尔塔德·查皮倒了下去，一颗致命的

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他当晚就死去了。您明白这个难题了吗？”

“也许有一个秘密通道，或者是一个缝隙——凶手可以透过缝隙射击？”

“绝对不可能。请相信我，案发之后，警方仔细地勘察了隧道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我要提醒您，通道的两头都有警员把守。他们都郑重地做出了保证：在发生枪击事件之后，除了陪同贝尔塔德·查皮的几个人，绝没有其他人离开过隧道；在他们进入隧道之前，里面肯定也没有任何人。在贝尔塔德·查皮倒下的地点附近，滚梯的旁边，墙壁和扶手之间，警方找到了凶器：一把七点六五口径的勃朗宁手枪，上面没有任何指纹。”

陌生人耸了一下肩膀。

“那么凶手肯定是陪伴受害者的那五个人中的一个。”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首先，凶手开枪的位置离受害者有一定的距离，不是在受害者的身边。专家们认为至少有五米的距离。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的妻子是无辜的。还有其他佐证，其他四个人都在盯着查皮夫妇，他们都称在枪声响起的时候，查皮夫人没有任何可疑的动作。马丁和陪伴他的警官在受害者后面大概十米的位置，他们都称对方没有可疑的动作。站在贝尔塔德·查皮前面的两个人也作出了相同的保证。我非常把握，皮埃尔·皮卡尔绝不可能开枪射击他的大舅子！当时他就站在我的身边，就是您现在的位置。我能够看到他的双手，他用一只手抚摸着下巴，另一只手放在胸前，胳膊上挎着一件雨衣，就像……”

陌生人看了看吊在他胸前的那只受伤的胳膊，浅浅地一笑。

“请原谅……”胡塞尔立刻说，“我并不想……”

“没有关系。这没什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就是那位警

官？”

胡塞尔点了点头。

“那么说，您亲眼目睹了凶杀案？”

“没错。我和皮卡尔都反向站在滚梯上，眼睛盯着贝尔塔德·查皮，随时监视他的情况。枪响的时候，我们俩都被枪声惊呆了；我们眼看着他抱着胸口，然后倒了下去……他的妻子尖叫了起来……我们无法判断射击的角度，因为枪响的时候，查皮刚刚——或者说正在——转身。我们当时都瞠目结舌，而且隧道里有可怕的回声，根本听不到别人讲话。按照查皮夫人的说法，枪声是在她的身边响起……至于我，我觉得是同时从多个方向传来了枪声……”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案子确实很离奇。不过，请告诉我，除了凶器，你们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什么都没有，除了烟头和纸屑……我们发现了一件让人疑惑的东西。我们在接近隧道尽头的滚梯旁边找到了……一块木头，木头的一端还有一根皮带……没有人能够猜出它的用途。不管怎么说，凶手不可能用这个东西进行谋杀……”

胡塞尔停了下来，因为他对面陌生人清澈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

“生活中真是巧合不断。”陌生人似乎沉浸在一种愉快的幻想当中，“一方面，您是一个条……警官……现在您又提到了这样东西，真是不可思议！”

“别跟我说那根木棍和谋杀案有什么关系。我要提醒您，如果您在设想异常复杂的机械装置来触发手枪，您还是趁早放弃吧。专家们非常肯定……”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间，胡塞尔有了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陌生人已经破解了这个谜案。那个陌生人的脸色平静，还带着一点儿笑意——似乎都有所暗示。

“按照我的理解，受害者的个性非常鲜明。”过了一会儿，陌生人又说。

“确实如此，贝尔塔德·查皮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胡塞尔表示赞同，“他和平常人脑海里的大老板形象完全不同。他的大胆举动算得上是传奇故事，他曾经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投资，而且总是大获成功。他甚至开始涉足政治领域，也被认为很有前途。尽管如此，贝尔塔德·查皮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和普通民众没有隔阂。他经常请他工厂里的工人喝啤酒。”

“……为了更好地剥削他们。我明白了。我猜想他还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慈善家，喜欢宣扬忠诚和信仰，鄙视卑贱的世俗价值——比如说金钱和财产。”

“是的，他……”

“按照他所鼓吹的格言，一个人就能够取得他那样的成就？您真的相信他的话？”

“嗯，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难道您不这么认为？”

“也许吧……”胡塞尔谨慎地回答，“但是，您说这些有什么用意？”

“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能对贝尔塔德·查皮这种人深恶痛绝，特别是他身边的人。”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谋杀的动机，而是凶手作案的手法。我不敢肯定，”胡塞尔眯起了眼睛，“不过，我